

學苑

雪竈重显法師
圓悟克勤法師 著

碧岩錄



Foguoyuanwu Chanshi Biyanlu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雪窦重显法师
圆悟克勤法师 著

碧岩录

Foguoyuanwu Chanshi Biyanlu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岩录 / (宋) 雪窦重显法师, (宋) 圜悟克勤法师著; 王诚, 陈树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9

(学而丛书)

ISBN 978-7-5060-6927-4

I. ①碧… II. ①雪…②圜…③王… ④陈… III. ①禅宗-古典诗歌-诗集-中国-宋代

IV. ①I22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7188 号

碧岩录

(BIYANLU)

作 者: (宋)雪窦重显法师 圜悟克勤法师

译 者: 王诚 陈树

责任编辑: 冯文丹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 × 950 毫米 1/16

印 张: 41.75

字 数: 5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927-4

定 价: 7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编者的话

有些书，是自己读了，儿子要读，儿子读了，孙子要读的。有些书，是子子孙孙要读的。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把它编在一起，取名曰“学而”。

有一些书，是百年前已出版，百年以后，还要出版，百年的百年以后还要出版的。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把它编在一起，取名曰“学而”。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了，还要反复地咀嚼，就象老牛反刍一样，这就叫“学而时习之”。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了，还要践行它，运用它，用它来指导人生、社会与思维，这也叫“学而时习之”。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是要背下来的，背下来，还能触类旁通，上下求索，融会而贯通，这就叫“学而不思则罔”。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是要熟读它的，熟读它，又能学以致用，让它们的价值惠泽众生，这就叫“学而优则仕”。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熟读它，读通读透了，就当倾其所学，为他人谋幸福，为民族谋幸福，为子孙万代谋幸福。这也叫“学而优则仕”。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要读通读透它，越读会越觉出世

界之伟大与自己之渺小，越读会越觉出好书之极多与所读之极少。这就叫“学而知不足”。

读书人是不可能张扬的，读书人是不可能显摆的。真正的读书人，知道其所学、其所读，永远只是挂一漏万，永远只是盲人摸象。所以他越学，越是如临深渊，越读，越是如履薄冰。这也叫“学而知不足”。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一页，就有一页的“好”，读一本，就有一本的“益”。百页有“百好”，千页有“千好”，百本有“百益”，千本有“千益”。这就叫“由学而大”。

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它、背它、想它，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们混浊的眼睛变亮了，我们狭窄的视野变大了，我们憋闷的心胸放开了。这就叫“由学而大”。

经由这样的一些书，我们在“暂”中看到了那个“大”。从“一域”里读出那个“全局”，从“一时”里读出那个“万世”。经由这样的一些书，我们上达“可久可大”之境。这也叫“由学而大”。

“学而”的第一义，曰“学而时习之”。

“学而”的第二义，曰“学而不思则罔”。

“学而”的第三义，曰“学而优则仕”。

“学而”的第四义，曰“学而知不足”。

“学而”的第五义，曰“由学而大”。

系此五义，而把相关的经典名作熔为一炉，取名曰“学而”。

导 读

《碧岩录》与中国文化之转型

张耀南

宋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1100—1125年），被史家称为“北宋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圆悟佛果禅师克勤住持澧州夹山开讲《碧岩录》，以及《碧岩录》最终成书的时期（1125年，徽宗宣和七年），正好就在这个“北宋统治最黑暗的时期”。

可以说《碧岩录》的成书，与宋徽宗的下台，与金的灭辽，与北宋王朝的灭亡以及南宋王朝的建立，几乎是完全同步的。

从文化史上说，北宋的灭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圆悟克勤及其《碧岩录》，就刚好处在这个转折点上，承担起“文化转折”的神圣使命。《碧岩录》被誉为“宗门第一书”，著者以为就是指担当这个“文化转折”的使命而言。“宗门”是相对于“教门”而言的，“宗”是指禅宗，表示它是在传统佛教之外的独立门派。

“宗门第一书”表示《碧岩录》是自东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至圆悟克勤约600年间的“第一书”，至少表示它是六祖慧能至圆悟克勤400余年间的“第一书”。此种评价之于《碧岩录》，是非常崇高的。

慧能的《坛经》，地位已经非常崇高（佛教中只有释迦牟尼的著述方有成“经”之资格）；圆悟克勤的《碧岩录》竟被后世学人视为可与《坛经》比肩，可知《碧岩录》之地位至少是与《坛经》一样的崇高。

这部可与《坛经》相提并论的“宗门第一书”，其在禅宗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已多有学者论及之。如任继愈先生主编之《宗教词典》说它“是中国禅宗临济宗的主要典籍”，又说它“对日本佛教禅宗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又如吴立民先生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就说它是一部“在中国禅宗史上占重要地位、有巨大影响的著作”，说它“不仅内容丰赡、风格独特，而且其流通传布也极具传奇色彩”，等等。总之《碧岩录》在“宗门”中的地位，甚至在“教门”中的地位，是已经基本得到公认的了。

但著者以为仅仅承认《碧岩录》在佛教及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碧岩录》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它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有更重要的地位。这个地位，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碧岩录》乃是中国文化的转折点”。就如一条大河，中国文化的巨流，流到《碧岩录》这里，转了一个弯。没有这个弯转，便没有南宋以后中国文化的成功转型。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它从根本上强化、确立了中国哲学批评的“佛禅格式”。表现在：（一）开“茶禅一味”之源，（二）开“诗禅一味”之源，（三）开“字禅一味”之源，（四）开“教禅一味”与“禅禅一味”之源，（五）开“儒禅一味”之源。

一、开“茶禅一味”之源

《碧岩录》被认为是“茶禅一味”的源头。如吴立民先生的《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一文，就明确地肯定“茶禅一味”是“由宋朝临济宗大师圜悟克勤提出的”，并说他在湖南夹山寺编著的《碧岩录》被韩国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他手书的“茶禅一味”四字真诀，“成为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

又如刘墨先生的《禅学与艺境》一书亦谓日本的村田珠光

(1423—1502年)正是因为从一休纯宗那里得到印可状——圜悟克勤的墨迹，而成为日本茶道之“开山祖师”，并谓圜悟克勤的墨迹已成为“日本茶道界最为珍贵的宝物”。可知日本的“茶道”实际就是“茶禅”，而《碧岩录》正是“茶禅”的源头。

此处应注意“茶道”与“茶禅”之区分，如果说“茶道”是茶与道之结合，“茶道是变相的道教”^①，则“茶禅”便无疑是茶与禅之结合，茶禅是变相的禅宗。

茶与禅虽关系密切，但在圜悟克勤以前，茶还只是禅的附着物，还不是禅本身，故不能命之为“茶禅”，而只能命之为“禅茶”。到圜悟克勤提出“茶禅一味”，茶一跃而成为达到彼岸的桥梁，茶一跃而成为禅本身，而非禅的附着物，故此时方有真正的所谓“茶禅”：以茶为禅；以禅之格式评茶品茶。

二、开“诗禅一味”之源

“诗禅一味”所讲的“诗”，主要是诗评，而非诗歌创作。禅诗的创作，早在圜悟克勤之前就已存在，但那只是“禅诗”而非“诗禅”；真正“诗禅”的代表作，是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这部“代表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成就和特色，堪称中国诗话的高峰”^②的著作，中心思想是“以禅喻诗”，此处所谓“禅”是大慧宗杲的禅学，而大慧宗杲的禅学恰是来源于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故《碧岩录》完全可被视为“诗禅一味”之源。

大慧宗杲是圜悟克勤之后南宋重振临济宗风的大禅师。宗杲

① [日] 福光永司：《冈仓天心与道教》，《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3页。

② 刘烜：《禅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季羨林、吴亨根等《禅与东方文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8页。

禅学的特色，一是积极进取，反对曹洞宗宏智正觉“默照禅”之消极退避；二是慷慨批判，给报国无门的士大夫以安慰；三是独立不羁，颇具反潮流的精神；四是强调“妙悟”，以为“妙悟”的地位要高于“工巧技艺”。

宗杲禅学的这些特色，就构成为《沧浪诗话》的理论背景与理论依据，可以说没有宗杲禅学，也就没有《沧浪诗话》。严羽曾恭称宗杲为“参禅精子”，一心想当“参诗精子”的严羽，之吸收运用宗杲禅学理论，无疑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的。严羽时代禅师们的著作不止宗杲一家，严羽找到“最有权威性的禅学理论”——宗杲禅学——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说明他的选择是成功的、有眼光的”。而一旦他选择了宗杲禅学，也就选择了圆悟克勤及其《碧岩录》。

在此意义上，《碧岩录》乃是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走向“以禅喻诗”的转折点，简言之，是从“诗工”走向“诗禅”的转折点。

三、开“字禅一味”之源

“字禅一味”所说的“字”，指的是语言文字。要知道“字禅一味”的重要性，首先就要了解禅宗“不立文字”之本旨。

六祖慧能就是不识文字却能悟道的开山典范，“不立文字”之原则，在慧能之后成为禅宗内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号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慧能以后的禅宗实是“两手抓”，一手是“见性成佛”，一手是“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的初衷，是认定语言文字对禅而言乃是人为的枷锁，它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它不仅不能促成人人达到禅的境界，相反，无时不成为人们“见性成佛”的障碍。换言之，在禅宗看来，执着于语言文字，就是执着于思辨、认

识、理性、推理、分析，这对“本来境界”的把握而言，乃是南辕而北辙。故禅宗主张用种种形象的、直觉的方式去表达和传递那些本无以表达和传递的信息。这样的一种方式被禅宗称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种“不立文字”的传统，到什么时候发生转变了呢？著者以为彻底的转变是实现于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在这里“不立文字”的传统转变为“只立文字”的宗风，语言文字的“第二义”地位转变为“第一义”。而这正是著者所谓的“字禅一味”。“字禅一味”的思维方式，以“文字禅”为主要的代表，而真正代表“文字禅”之真义的，恰好就是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

冯学成先生在其《棒喝截流》一书中就明白坦言：“真正意义的文字禅并非禅诗可以代表，因为作为‘诗’，尚不是禅宗‘武库’中的‘家伙’。有资格作为‘宗门武库’中的兵器，必须是禅宗‘直指人心’的那些方法，禅宗内的偈颂虽多，只是粗铜粗铁，尚不足以达到兵器的标准。以文字禅达到这种标准的，大概只有玄（云）门宗雪窦重显禅师的‘颂古百则’和以此基础而成的《碧岩录》。”又说：“《碧岩录》在禅宗内声望极高，与《坛经》一起被称为‘合璧’之作，因为其中的禅机太浓了，太‘专业化’了。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圜悟佛果克勤禅师。”

《碧岩录》所代表的文字禅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那些尚未入门的人只要熟读它，虽没有开悟，就已俨然进入禅境。这是文字禅的最高境界，也是大慧宗杲不顾乃师情面毁其版而火其书的根本缘由。但大慧宗杲的毁版烧书，并没有阻止《碧岩录》的广泛传播，反而使这部书一时风行天下，影响所及，远达日本、朝鲜等地，且至今不衰。

这一方面说明文字禅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亦说明真正实现“宗风为之一变”的只是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而不是别人。正是在此意义上，著者认定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乃

是“字禅一味”的源头。

如果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不立文字”的境界，则“字禅一味”的境界便是“喜禅如春，文字则花”。这是被视为“禅门文字禅的理论总结者”的明代僧人紫柏真可所说的话。真可把语言文字与禅的关系比喻为水与波的关系：“文字，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字而求禅，渴不饮波，必欲拨波而觅水，即至昏昧宁至此乎！”

他又把语言文字与禅的关系比喻为春与花的关系：“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临济棒喝交驰，未尝非文字也；清凉天台疏经造论，未尝非禅也。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这就是把语言文字与禅等同起来，“即文字语言而传心”、“即心而传文字语言”，这就是“字禅一味”的最高境界。

语言文字在这里不再是障碍、阻力，反而成为帮助与推动力；语言文字不再是“第二义”，反而成为“第一义”；中国文化史上“言不尽意”的传统在这里转变成为“言尽意”甚至“惟言尽意”的门风。这样的一种转变，在语言学上有无比重要的价值，西方哲人是直至20世纪才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而这一转变的实现就是圆悟克勤及其《碧岩录》。

“字禅一味”的出现，标志着平民化的“农禅”已经转变成为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文人禅、儒禅，标志着禅宗僧人文化水平已经提高，标志着以诗歌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已经渗透到禅宗的深层。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中国文化确是走上了一个新方向。

四、开“教禅一味”与“禅禅一味”之源

“教禅一味”谈的是佛教与禅宗之间的关系，“禅禅一味”谈的是禅宗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

教门与宗门之分，源于《楞伽经》。禅宗内部有一个说法，说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的时候，除了说“教”以外，还创立了一个“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正眼法藏”。“教”须靠语言文字传授；而“宗”则不靠语言文字传授。教门与宗门之区别，除了对佛经佛典的态度不同外（宗门讲求自悟，不假外求，故反对经教），主要就表现在对于语言文字的不同态度上：教门重佛经佛典，因而重视语言文字；宗门讲求机锋、直觉，因而不重视语言文字。

“教禅一味”所讲的“一味”，主要就是归结到教门的重视语言文字上，而不是宗门的不重视语言文字上。禅宗自菩提达摩至圜悟克勤的600年间，尤其是六祖慧能至圜悟克勤的400年间，所坚持的基本是“不立文字”的立场，因而是坚持教、门二分的。自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开始，才真正转向“只立文字”的立场，因而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教禅一味”。

严北溟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曾谓法眼宗名僧、活跃于五代北宋之际的《宗镜录》百卷之作者永明延寿，是倡道教（禅宗以外诸宗）禅兼修、性相融合的先驱，更是盛倡禅净（净土宗）兼修说的先驱，说他“反对宗门中那种终日谈禅，不读书研习的作风，并力主调和各宗派之间的分歧，尝召集法相、华严、天台三宗僧人会商，从事于这方面的努力”。

冯学成先生的《棒喝截流》一书亦谓“永明延寿不仅融合禅宗与天台、华严、唯识诸宗之说，还作《万善同归集》，提倡‘一心念佛’的净土宗，使净土和禅宗也搭上了关系”。杨维中先生更追溯“教禅一致”的历史云：“禅宗早期排斥经教，自标宗门，态度相当坚决。至黄檗希运在裴休影响下，首次提出禅教一致的想法，但失之于零散，反响不大。中唐时的宗密，主张教禅一致，但统一的结果是将华严宗的理论体系融进了菏泽禅系，使神会系失去了个性。当然，宗密的这一思想仍然产生了很大影

响，后来诸家禅师所乐道的‘理事关系’与宗密的提倡不能说没有关系。至于其主张的未尝实行，是因为时机的不成熟。至五代末，终由法眼宗僧人延寿重提‘教禅一致’说，并实际上改变了禅宗入宋后的路向，引发了宋代的文字禅。”看来学界公认五代北宋之际的永明延寿是“教禅一致”说的代表人物。

著者的看法是：（一）“教禅一致”还只是强调教、禅的相关与一致，还远没有达到“教禅一味”的境界；（二）在实现“字禅一味”的转变之前，不可能真正实现“教禅一味”。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才是“教禅一味”的彻底实现者。

至于“禅禅一味”，情形亦大致如是。印顺的名著《中国禅宗史》曾对禅宗内部“禅风的对立”有所分析，如“直说与巧说”的对立、“随相与破相”的对立、“尊教与慢教”的对立、“重定与轻定”的对立等等，总之认为禅宗内部也是分歧重重，远没有达到“一致”或“一味”的程度。“禅禅一味”开始于何时？鉴安的说法给我们以启示。

鉴安说：“可是雪窦的颂古百则得到临济宗杨歧派的圜悟克勤禅师在住持夹山灵泉禅院时，加上评唱，组成‘碧岩录’（或称碧岩集），而被当时的禅僧们称为‘宗门第一书’，这一事实说明禅宗从唐末发展至北宋不但在语句的修饰上达到了空前成熟的程度，而且在宗派之间也倾向于合流。”

又说：“圜悟……给予参禅的人以很大的方便，所以当时用‘丛林学道诠要’，‘留示丛林，永垂宗旨’，‘欲天下后世知有佛祖玄奥’等语赞美它。禅宗五宗七派的祖师们本来各有机用，不易‘凑泊’，自碧岩录出而有‘敲门砖’可寻，禅风又为之一变……”鉴安此处已明确指出，《碧岩录》已成为禅宗内部各宗派共用的“敲门砖”，而这正是“禅禅一味”的雏形。

从《碧岩录》一书的内容看，该书亦颇具“禅禅一味”的意味，该书一百则公案，含《楞严经》二则、《维摩经》一则、

《金刚经》一则、云门宗及其他宗九十六则（其中云门文偃禅师十五则），可谓合众禅于一书。

从禅宗当时发展的情形看，“禅禅一味”也只能在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那里实现。在“三杰”（佛果克勤、佛鉴慧勤、佛眼清远）尤其是佛果克勤出现之前，杨歧禅还不足以和黄龙禅抗衡，当时黄龙慧南之弟子数十人，遍布长江、黄河各大都市与名山丛林，且得大批著名士大夫拥护。而此时杨歧方会孤处江西，仅弟子数人，场面远未打开。传至湖北五祖山法演禅师，杨歧禅之声名与阵容才开始显赫，渐渐获得与黄龙禅、云门禅两大家的抗衡地位。

真正使杨歧禅从“防御”转入“反攻”并取得压倒优势的，是五祖法演（？—1104年）手下的三大弟子，即“三杰”或曰“三佛”，尤其是圜悟克勤。对此冯学成先生说：“在这‘三佛’，特别是在佛果克勤（1063—1135年）之时，杨歧禅派就压倒和取代了黄龙和云门两家，南宋以来，除曹洞宗一脉尚存外，中国的禅宗，至今八百年来几乎是杨歧禅派的舞台，汉地的佛教，也几乎全是杨歧禅派的舞台。”五祖法演曾以“灭吾宗者，乃克勤尔”之语称赞圜悟克勤，这是对克勤的无上赞誉，也是对克勤地位的充分肯定。

可以说杨歧禅一统天下之地位的奠定，相当程度上就是圜悟克勤的功劳。克勤时代禅门局面浩大，有大慧宗杲、虎丘绍隆、灵隐慧远、育王端裕、大沩法泰、华藏安民、华严祖觉等“善知识”百余位，可谓“谋士如云，猛士如雨”。宋室南迁，这批禅师广播海内，传法日本，“使临济—杨歧禅派达到了‘一统天下’的鼎盛局面”。这一时期又正是禅宗从机锋棒喝转变成话头禅（文字禅、公案禅）的关键时期。

克勤之前，禅师“上堂”之“法语”并不多见，云门之“语录”算是最多的，仅三卷。《古尊宿语录》所收诸家语录最多者

为佛眼清远，亦仅九卷。而圜悟克勤仅被收入《大藏经》的“语录”，就达二十卷之多，另有著名的《碧岩录》十卷、书信录《心要》三卷等，其著作量之大、影响之大，在禅宗内部是极其少见的。

总之，禅宗五宗七派，最后被以圜悟克勤为代表的杨岐禅收归一统，垄断中国文化史九百年。说“禅禅一味”以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为源头，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到了这时，“一味”得“一味”，不“一味”也得“一味”。“禅禅一味”乃成一种必然。

五、开“儒禅一味”之源

要证明“儒禅一味”亦以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为源头，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这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观点，需要打破许多传统的见解。

鉴安在论及大慧宗杲时，曾谓宗杲“把‘合流’的倾向扩大到佛教以外的儒家去了，似乎比他的老师又进了一步”，似乎主张大慧宗杲才是“禅儒合流”的始祖。

王志远先生则反之，把“三教合一”的时间提前，认为“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就已经实现“儒教的彻底宗教化”，被后人称为“后世儒者鼻祖”的周敦颐在“三教合一”方面并无首创之功，他“不过是将宋初正在复兴过程中发生转变的佛教、道教的修养方式、修养对象和修养目的移植到儒教中来，将韩愈、李翱等人的‘道统说’、‘心性说’等唯心主义体系在新形势下继承并加以发挥而已”。

总之有谓“儒禅一味”是始于南宋者，如鉴安；有谓“儒禅一味”是始于北宋初年者，如王志远；亦有谓“儒禅合一”始于云门宗禅僧契嵩和尚（1007—1072年）者，如严北溟。这些观点，尤其最后一种观点，有很广大的市场。对所有这些观点的梳

理，将置诸另文。此处只谈著者自己的观点，就是认为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是“儒禅一味”之源。

以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为“儒禅一味”之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吾人是在什么意义上肯定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乃“儒禅一味”之源的呢？现分述如下：

第一，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最终完成了从平民禅向文人禅、从农禅向儒禅的转变。

这是就禅师的身份而言的。身份的转变，是实现“儒禅一味”的基本前提。六祖慧能本就是不识字之人，出道之后，为了直指心性，语句都很质朴平实，其后的禅师如青原、南岳、马祖、石头、百丈、药山等等，所用语句亦大都开门见山，质直无华，且都亲自开山种地，参加劳动。这就是所谓“农禅”。百丈是最早提倡“农禅”的人，洸山、仰山都忠实于此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生活规范，并使禅在全方位劳作中得到运用。^①

由四祖道信创始、五祖弘忍光大的此一“农禅”群体，影响当时与后世极其深远。弘忍亦因之声名远播，六祖慧能就是在此情形下闻其名而投其门的。“农禅”是一种平民禅，比较接近于民众，禅对他们而言，就在茶园、田地、庄稼中，就在吃饭、睡觉、寒暑中，“作务”就是禅，禅就是“作务”。只要机缘凑合，村姑野老也可以悟道。马祖位下的凌行婆及以后的台山婆、

①“农禅”之前还有一个“流禅”或“游禅”的阶段，达摩一系禅僧和多数楞伽师均以游方为务，居无定所。大约从三祖僧璨开始，禅僧到达江淮地区。及至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聚众五百定居，倡导作、坐并重，自给自足，禅僧便开始由流动转向定居，完成生活方式之重大转变。

烧庵婆等，见地透彻，机锋灵活，并不逊于得道高僧。当文人士大夫被禅宗吸引，村姑野老便渐渐失去参禅机会，终至于与禅门绝缘，于是平民禅彻底转变为文人禅，“农禅”彻底转变为“儒禅”。

“不立文字”的特色消失了，师徒间的棒喝与拳打脚踢不见了，避世求生转变为入世求生，对现实道德与现实政治之远离转变为接近与纠缠，锄头换成了笔，种田吃饭、田园劳作变成为吟诗作赋、讲究修饰。“寇盖莅临禅门的次数愈多，村姑野老们自在参禅的机会就愈少，到了北宋，禅宗门下，除了禅和子以外，就只见到士大夫们憧憧往来，很少有村姑野老们的足迹。”^①

唐之时，尤其唐、宋间，诗僧人数就已呈不断增加之势^②。但诗僧增加只是表明禅师文化水平提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禅”。“农禅”的彻底消亡与“儒禅”的最终确立，著者以为是实现于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所处的北宋末期。理由有三：第一，《碧岩录》是第一部自觉地、有意识地“笼络当世学者”的著述；第二，圜悟克勤是禅门中与文人士大夫来往最多、交往最密的第一人；第三，圜悟克勤及其《碧岩录》有将禅师与孔孟相提并论之文化背景。

关于第一点，《禅林宝训》卷第四曾引心闻昙贲禅师批评《碧岩录》的话说：“天禧间，雪窦以辩博之才，美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逮宣政间，圜悟又出己意，离之为碧岩集，彼时迈古淳全之士，如宁道者、死心、灵源、佛鉴诸老，皆莫能回其说。于是新进后生，

① 鉴安：《试论唐宋以后的禅风——读〈碧岩录〉》，《禅学论文集》，第315页。

② 杨维中：《由“不立文字”到文字禅——论文字禅的起因》，《禅学研究》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